



沈德潛詩學研究

陳岸峰◎著

齊魯書社

陳岸峰◎著

沈德潛詩學研究

齊魯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沈德潛詩學研究/陳岸峰著. —濟南:齊魯書社,2011.6
ISBN 978-7-5333-2503-9

I. 沈... II. ①陳... III. 沈德潛(1673~1769)—
詩學—文學研究 IV. ①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076544 號

沈德潛詩學研究

陳岸峰 著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市英雄山路 189 號
郵 編 250002
網 址 www.qlss.com.cn
電子郵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日報印務中心
開 本 880×1230/32
印 張 6.75
插 頁 3
字 數 157 千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 1-1200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2503-9
定 價 26.00 圓

何 序

何文匯

自科舉廢後，於今百年，不獨為官者多不能詩，為師者亦多不能詩。今者以科教興國，棄古詩文如敝屣，於古之詩心，尤難體會。然古人為詩，出則經國，處則摠情，詩之為用可知矣。

陸機《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陳子昂《修竹篇序》云：“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喜馬參軍相遇醉歌並序》云：“夫詩可以比興也，不言曷著。”概自漢世五言萌發，至清末民初而止，詩或緣情自遣，或比興諷諭，詩風雖因時而異，其用未嘗變也。

古之詩風，乃當時文官為詩之風尚。大率國始興則文緩，國始衰則氣壯，國更衰則文巧氣弱。唐初，太宗好宮體詩，以其可以歌詠昇平也。陳伯玉處高武昏亂之時，亟倡興寄，然鮮有應者。五十年後，玄宗誤國，唐始衰而伯玉之言始彰，而詩趨用世。晚唐黨宦之禍迭至，人思遠害，於是詩人耽於格式，詩風日趨纖巧，遲暮之象成矣。雖則杜荀鶴詩有陳體，繼彼清流，亦無濟於事。宋興而尚西昆，亦猶唐興而尚宮體也。其後國運陵遲，於是棄西昆，尊杜甫，興道學。國再衰而詩尚空論，又宗晚唐，而國亡矣。

元祚短促，漢人無國，詩風固不足論。明興而臺閣爭誇盛世，文歸舒徐。及國運漸衰，復古詩風遂起，圖致匡扶之力。然明人習

制義而好拘束，懼廠衛而慎語默，于謙受戮，骨鯁道窮。其復古之說自與陳伯玉異。伯玉專興寄，其《感遇》詩譏刺武氏而不忘唐，即用興寄之法。故杜工部云：“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而明人所謂復古，則輕興寄而重格調，侈言詩法，終而存形而遺神。又好為奇語，李攀龍《唐詩選序》云：“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為古詩，弗取也。”其迂無以復加。既不審伯玉《感遇》諸詩興寄之精義，復棄風骨而取皮相，詩論斯為下矣。

清代明，雖致力籠絡漢人，然政治嚴苛，文字獄之慘刻，前所未有，因詩文招禍者不鮮矣。是則寄情於格調神韻，既有裨於詩法，亦能保身。故明中葉以來之主流詩論得以延續。然詩人辨析毫芒，偏頗難免。乾隆年間，沈歸愚融合衆說，宏之以風神，約之以詩教，情理兼備，成一家言，承傳之功甚偉。陳君岸峰博士研精覃思，博覽群籍，以察秋毫之明，積數年之功，成《沈德潛詩學研究》論文，縷析歸愚詩論，上溯前後七子、公安、竟陵以及王漁洋，又旁及袁子才，使格調、神韻、性靈諸說不復糾結難明。明清詩論既繁，或不免費解。後人惡其繁，往往御之以簡，終而失其原旨，尤易厚誣古人。今岸峰之論文得以成書面世，原旨將大明矣。余既深嘉岸峰之識見，值其書稿付梓，遂為之序，用表賞愛之意。

二零一一年，歲次辛卯，何文匯誌。

陳 序

陳永華

近年來，無論內地，還是香港，由先秦諸子學說以至於明、清著作，都一定要放入現代商業框架，審視其立論如何能令人馬上在職場上突圍而出，以謀略及權術賺取第一桶金。純文學研究及高尚的人文價值，在香港幾近蕩然無存。

同袍陳岸峰博士博覽群書，學識淵博，著述甚豐，現今以個人的力量，立論著書，期望撥亂反正，堪稱俗世清流。惟盼岸峰兄的《沈德潛詩學研究》及其他著述，能令莘莘學子在香港所謂“新學制”的中學課程逐漸遠離文學以致將來可能言之無物的母語教育中，看到一絲曙光！

期望繼續有像岸峰兄一樣的有心人士，承先啓後，使中華文化不至於迷失在全球化的經濟社會之中。

2011年4月18日

目 錄

何 序	何文匯(1)
陳 序	陳永華(1)
第一章 沈德潛的詩學歷程及其相關研究評估	(1)
一、前言	(1)
二、沈德潛生平及其詩學發展	(2)
三、有關沈德潛研究的評估	(7)
四、餘論	(15)
第二章 格調的追求：沈德潛對明清詩學的傳承與突破	(19)
一、前言	(19)
二、格調說淵源述略	(21)
三、格調與詩歌中“樂”的關係	(27)
四、詩法之爭及其突破	(36)
五、神韻、格調及性靈的會通	(46)
六、總結	(59)
第三章 沈德潛對李攀龍的詩學理念的傳承與批判	(61)
一、前言	(61)
二、詩史觀：從復古到傳承	(63)
三、從突破“四唐說”到同尊盛唐詩之不同目的	(68)
四、五言、七言絕句	(71)

五、五言、七言古詩	(75)
六、七律之爭	(81)
七、總結	(85)
第四章 詩學與政治的張力：沈德潛詩論中的“溫柔敦厚”	(86)
一、前言	(86)
二、清初的文字獄及其文藝政策	(87)
三、“神韻”與清初的官方意識形態	(93)
四、“溫柔敦厚”的不同闡釋	(96)
五、“溫柔敦厚”與明代復古詩派之“格調”	(107)
六、袁枚對“溫柔敦厚”之攻擊	(111)
七、總結	(114)
第五章 別裁偽體歸雅正：沈德潛編選的六種選本	(115)
一、前言	(115)
二、選詩標準、評點的方法及實際批評	(116)
三、匡濟詩壇之選：《古詩源》、《唐詩別裁集》、 《宋金三家詩選》	(120)
四、對明代復古詩派的批判與肯定：《明詩別裁集》	(134)
五、選本與權力的關係：《清詩別裁集》	(143)
六、博採各家之長：《杜詩偶評》	(148)
七、總結	(157)
第六章 結 論	(159)
徵引書目	(162)
附錄 王士禛的神韻說及其實踐	(174)
後記	(204)

第一章

沈德潛的詩學歷程及其 相關研究評估

一、前言

有關復古詩派^①的論爭，從明中葉至清初，衆說紛紜，向無定論，及至沈德潛（確士，1673 - 1769）在詩壇的崛起，其對復古詩派的批判性傳承及其所建構的具有創造性與突破性的詩學體系，方纔解決了長久以來的詩學論爭，復將格調派的詩學推向新的高峰。沈氏既有深入探討詩學理論的《說詩晬語》，又編選了《古詩源》、

① 此處復古詩派由前、後七子組成。前七子乃以李夢陽（獻吉，1472 - 1530）與何景明（仲默，1483 - 1521）為首，此外尚有徐禎卿（昌穀，1479 - 1511）、邊貢（廷實，1476 - 1532）、康海（德涵，1475 - 1540）、王九思（敬夫，1468 - 1551）、王廷相（子衡，1474 - 1544）；後七子乃以李攀龍（于麟，1514 - 1570）與王世貞（元美，1526 - 1590）為主，此外尚有謝榛（茂秦，1495 - 1575）、宗臣（子相，1525 - 1560）、梁有譽（公實，1519 - 1554）、徐中行（子興，1517 - 1578）與吳國倫（明卿，1524 - 1593）。因為彼等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文學觀念，故此一般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史對這一流派也以“復古詩派”視之。

《唐詩別裁集》、《宋金三家詩選》、《明詩別裁集》、《清詩別裁集》以及《杜詩偶評》等六種選本。這六種選本，既是其詩學理念的具體體現，亦是針對自明中葉以降的各種不同選本的缺失而作的彌補。由此可見，其詩學體系之精密與深邃。除了理論層面與實際批評兼備之外，其詩學理論更是有意識地批判與傳承明代前、後七子的詩學理念，且又針對明末以降的詩壇流弊。故此，藉著對沈德潛詩學的研究，必有助我們進一步省思明、清兩代詩學理論的發展、承傳以及演變關係。

在此敘述的是沈德潛詩學體系的建構歷程，再下及 20 世紀有關沈德潛研究的評估。

二、沈德潛生平及其詩學發展

關於沈德潛的生平事跡，最早的記載可見於袁枚（子才，1716 - 1798）為他撰寫的《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沈文愨公神道碑》。^① 以下將結合清代有關沈氏的史傳、鄉志及碑文對沈氏的生平作簡單扼要的探討。這裏所著重的是沈氏與當時詩壇人物的交往及其著述、評選的事跡，以期對這樣一位在詩學上繼往開來，有意識地為復古詩派在明末清初以來所存留的詩學因局尋找突破，並綜合、開創了一套博大深邃的詩學體系的一代宗師，有較為全面而深入的認識。

^① 袁枚：《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沈文愨公神道碑》，袁枚著、周本淳標校：《小倉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下冊，卷三，第 1216 - 1218 頁。而沈氏的故鄉蘇州的《蘇州府志》卷八九亦載《沈德潛傳》。此外，《清史列傳》卷一九、《清史稿》卷三〇五及《國朝先正事略》卷一八均有關於他的記載。

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蘇州府長洲縣人，生於康熙（玄燁，1654 - 1722；1661 - 1722 在位）十二年（1673），卒於乾隆（弘曆，1711 - 1799；1735 - 1796 在位）三十四年（1769），享年九十七。沈氏的祖先從吳興（浙江北部）竹墩遷居蘇州。^① 德潛初徙木瀆，後來移居郡城。五歲始從祖父沈欽圻學音韻。初讀書時，祖父問以平上去入，德潛皆能應對，祖父因而說：“是兒他日可成詩人。”^② 並賜詩以作嘉許。七歲（康熙十八年）隨祖父往蒼潭湖宋氏館讀書。其父為家庭教師，可家境相當貧困。十一歲的沈德潛日間讀《左傳》及韓文，晚上則讀唐律、絕詩以及古文選本。

然而，其時文的訓練或有所不足，這與沈氏後來連續十七次考進士試均落第，不無關係。這種推測可從他詠絕句時被老師制止、教訓得到印證，其師施星羽說：“勿荒正業，俟時藝工，以博風雅之趣可也。”^③ 所謂的“正業”，乃指學習應試的時文。施氏教授沈大約祇有兩年多（1688 - 1690 冬），後來因為沈氏家貧而辭去教席。康熙三十年（1691），沈氏受業於蔣濟選（覺周，長洲諸生）。^④ 是年，他應縣府試，獲取錄；次年應院試不中。康熙三十二年五月後始讀《史記》、《漢書》，閒時則讀漢魏樂府，學成古文。一年後（1694），成秀才，為長洲博士弟子員。由康熙三十四年（1695）至康熙五十三年（1714）間，他共赴省試六次，皆不中。而這期間，沈德

① 沈德潛：《沈歸愚詩文全集》（香港科技大學藏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清乾隆年間刊本複印本），第4冊，《年譜》，第1頁。

② 沈德潛：《沈歸愚詩文全集》（香港科技大學藏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清乾隆年間刊本複印本），第4冊，《年譜》，第3頁。

③ 沈德潛：《沈歸愚詩文全集》（香港科技大學藏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清乾隆年間刊本複印本），第4冊，《年譜》，第6頁。

④ 見《蔣先生傳》。沈德潛：《沈歸愚詩文全集》（香港科技大學藏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清乾隆年間刊本複印本），第3冊，卷一六。

潛仍以授徒維生。康熙三十七年(1698)四月,應張岳未的詩文會,並一起學詩於葉燮(星期,1627 - 1703)。^① 葉氏著有《原詩》一書,論詩之“變”,上溯詩歌之源頭,這對沈德潛的詩學有極大的影響。葉氏曾以自己所製古文及門人之詩作寄給當時以“神韻說”而名於世的詩壇盟主王士禛(貽上,1634 - 1711)。王士禛在覆信中指出沈德潛之詩作淵源葉燮,而且“不止得皮、得骨,直已得髓”^②。沈氏曾於三十歲時兩度寫信給王士禛,王氏亦曾覆信,然不久王氏即逝世,兩人始終緣慳一面。

康熙四十六年(1707),沈德潛與張岳未、徐龍友、陳匡九、張永夫等友人成立城南詩社。康熙四十八年(1709),與周允武及周準定交,周準後來與沈氏共同編選《明詩別裁集》。康熙五十四年(1715),開始批選唐詩十卷。次年,陳樹滋攜選稿到廣南刊刻,次年十月寄回,德潛為之補序;同月,沈氏開始選古詩,《古詩源》於次年二月編成。雍正(胤禛,1678 - 1735;1722 - 1735 在位)三年(1725)十月,俞兆晟(叔穎,生卒年不詳)按崑科試,取沈德潛為一等第一,原卷:“融化經言,佐以議論,董醇賈茂,兩者兼之。”覆卷評:“金石奏而蟋蟀之鳴自破。”^③歲終,《古詩源》刻成。開始選明詩。

雍正九年(1731),成《說詩晬語》兩卷。這一論詩專著,涵蓋面極廣,大如縱論詩之源流升降,微及章法句法以至於音韻格調配

① 見《葉先生傳》。沈德潛:《沈歸愚詩文全集》(香港科技大學藏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清乾隆年間刊本複印本),第3冊,卷一六。

② 沈德潛:《沈歸愚詩文全集》(香港科技大學藏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清乾隆年間刊本複印本),第4冊,《年譜》,第8頁。

③ 沈德潛:《沈歸愚詩文全集》(香港科技大學藏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清乾隆年間刊本複印本),第4冊,《年譜》,第16頁。

觀，而其中對歷代詩歌得失，尤其是詩學方法論上的探討皆極其具體細緻，乃其詩學思想之精華所在。

同年三月，浙督李衛聘沈德潛參與修《浙江通志》、《西湖志》（分列水利、名勝、山水、堤塘等二十門），沈德潛得以遍覽載籍。其時，沈德潛交往的詩友頗多，以厲鶚（太鴻，1692 - 1752）名聲最著，厲鶚乃浙派後期宗主。袁枚在《答沈大宗伯論詩書》中雖說“先生（沈德潛）誚浙詩，謂沿宋習、敗唐風者，自樊榭為厲階”^①，然而，沈氏於《清詩別裁集》中卻對厲鶚有頗高的評價：

樊榭徵士學問淹洽，尤熟精兩宋典實，人無敢難者。而詩品清高，五古在劉昫虛、常建之間。今浙西談藝家，專以釘鉅擗搯為樊榭流派，失樊榭之真矣。^②

可見沈氏相當推崇厲氏的學問與詩歌，所批評的祇是以厲氏為宗的浙派末流而已。

雍正十二年（1734）三月，詔舉博學鴻詞，沈德潛被貶斥，而《明詩別裁集》亦於此際刻成，乃沈德潛對明代復古詩派的批判與傳承之選；其中對錢謙益之痛詆前、後七子頗多糾正，亦不乏批評。在選詩與評價上，均體現了沈德潛作為一代詩宗的胸襟與識見，亦乃研究其對明代復古詩派之批判與傳承關係的重要資料。

乾隆三年（1738）八月赴省試，九月開榜，共赴試十七次的沈德

^① 袁枚著、周本淳標校：《小倉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下冊，卷一七，第5頁。

^② 沈德潛選評：《清詩別裁集》（香港：中華書局，1977），卷二四，第424頁。

潛終於考中第二名，與後來性靈派宗主袁枚同榜。次年二月應春官試，中六十五名，殿試第八，朝考第三。五月成進士，改庶吉士。十一月乞假歸里，仍以授徒維生。乾隆七年（1742）四月，散館御試，等第分第一，留館。六月九日輪班引見，乾隆諭曰：“沈德潛係老名士，有詩名。”^①命和《消夏十詠》五律，此後常奉命和御製詩，可見乾隆對他的恩寵，後來他將其與乾隆和唱之作輯成《矢音集》。同年九月，分修《明史》綱目。其後一年五遷至日講起居注官，可見恩眷甚隆。乾隆五年（1740）正月，沈氏校勘《舊唐書》完畢，開始校《新唐書》。由此便不難明白他何以在評唐詩中，尤其是在《唐詩別裁集》與《杜詩偶評》中評杜詩時對唐代的史實及典章制度之嫻熟了。及後更是平步青雲，命為上書房行走。及至乾隆十四年因噎病未癒，奉旨不必到上書房，許歸故里，命校閱御製詩稿畢即起行。

乾隆十六年（1751）十月，沈德潛評選的《杜詩偶評》刻成。有學者認為其《杜詩偶評》可能是在教皇子杜詩時加以評選的。^②事實上，此選多胎源於《唐詩別裁集》的杜詩之選。次年五月，開始評選《國朝詩別裁集》（即《清詩別裁集》）。冬月，批選《國朝詩別裁集》完畢。乾隆二十四年（1759）九月，蔣子宣刻成《清詩別裁集》。因蔣氏的刻本錯別字太多，沈氏於次年三月命兒子種松重刻。越
 6 明年二月，增訂《清詩別裁集》刻成，十一月在京賀皇太后壽時進呈歷朝聖母圖冊及《清詩別裁集》。然而，乾隆卻下諭旨指出國朝詩選不應以錢謙益冠詩人之首，而錢名世為名教罪人，不應入選，且

① 沈德潛：《沈歸愚詩文全集》（香港科技大學藏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清乾隆年間刊本複印本），第4冊，《年譜》，第27頁。

② 胡幼峰：《沈德潛詩論探研》（臺北：學海出版社，1986），第24頁。

又直稱慎郡王名諱，著令南書房諸臣刪改，重付鐫刻。此選在在突顯了選詩者沈德潛與清廷在意識形態上的緊張關係。此等事實，正可駁學界自 1949 年以後某些研究詆沈氏為帝皇粉飾太平之御用文人、封建幫兇之謬。何謂客觀？何謂學術？有識者自懂得分辨。

乾隆二十八年(1763)八月，增訂《唐詩別裁集》刻成，共二十卷。至此沈德潛所評選的六種詩選，均已完整面世，其選本既有細緻的批評或鑒賞以至於作詩之法的導引，同時亦呈現了其條理分明的詩學理念，特別回應了自明中葉至清初由復古詩派所引發的詩學論爭，並在前人的基礎上建構了一套創造性的詩學體系，為復古詩派的詩學困境作出了突破。故而，選本在沈德潛詩學體系中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兩年後的閏二月十二日，沈德潛加太子太傅銜。十九日，上諭德潛改食正一品俸。三月，舉九老會。四月，門生王廷魁為德潛鐫御製詩文及恭和御製詩，自乾隆二十三年至三十年，前後共六卷。德潛的自訂年譜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止，是年已是九十四歲。乾隆三十四年(1769)九月，沈德潛逝世，享年九十七歲。

三、有關沈德潛研究的評估

關於沈德潛的研究，最早的研究者乃 1938 年吳興華的《唐詩別裁書後》一文，刊載於《文學年報》第 4 期，祇有兩頁。該文以文言文寫成，對沈德潛的《唐詩別裁集》中的選詩列出五點商榷的地方，包括：一、未能免於穿鑿附會；二、論詩必歸於雅正而盡摒香艷

之作，可謂矯枉過正；三、因尊韓文而以為韓詩優於柳詩，“不啻以矩作圓，以規畫方”；四、尊古詩而以為其錯綜變化非律絕所能，而不懂律絕之優柔婉麗、一唱三嘆，實為狹隘；五、雖稱淵博而仍未能免於尊唐抑宋之窠臼。^①事實上，沈氏在治唐史的基礎下詮釋唐詩，非一般詩家可比；其摒香艷之作，自有其詩學主張；其大力提倡韓詩，乃其格調說不可或缺之內涵；至於律絕之優柔婉麗、一唱三嘆，更是沈氏一再讚嘆之所在。總的來說，此文僅為吳氏的印象式讀後感而已，而非深入的研究。

正式對沈德潛的詩論有較為深入探討的應是郭紹虞，在1947年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下冊）一書中，郭氏指出沈德潛的詩論乃格調與溫柔敦厚並重，此見可謂一錘定音。然而，郭氏祇是將沈德潛附於其師葉燮之後，篇幅極短，未能對沈德潛的詩論作深入的探討。其實，郭氏早在1937年的12月及1938年的6月就曾在《燕京學報》第22期與第23期發表了《神韻與格調》與《性靈說》兩文，^②前者探討了嚴羽（儀卿，生卒年不詳）詩論對明代前、後七子的格調說與王士禛神韻說的影響及兩者可溝通之處，而後者又從明代公安派的袁宏道而論到清代的袁枚。前者並沒提及沈德潛的格調說與明代復古詩派的格調說以及王士禛神韻說以至於嚴羽詩

① 吳興華：《唐詩別裁書後》，《文學年報》，1938年第4期，收入《文學年報論文分類彙編》（香港：龍門書店，1969），第1冊，第253-254頁。

② 見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微顯資料：《燕京學報》，第5卷，1937年第22期（12月），第145-176頁；1938年第23期（6月），第47-92頁。郭紹虞的《神韻與格調》及《性靈說》兩文後來輯成《中國詩的神韻、格調及性靈說》，1971年由香港的崇文書店出版；而臺灣的莊嚴出版社在1982年亦重刊了此書。本書採用的是1971年的崇文書店版。

論的關係，而後者亦沒有論及袁枚性靈說與沈德潛格調說的關係，即沈德潛的格調與袁枚的性靈有何溝通之處。雖然郭氏後來在其《中國文學批評史》一書中在討論嚴羽、明代復古詩派以及王士禛的神韻說時略有提及，然終非就沈德潛的詩論內涵及其所面向的詩學問題而作出全方位的論述。

在國外方面，最早研究沈德潛詩學者乃日本的青木正兒（1887 - 1964），於1950年由岩波書店出版了《清代文學評論史》。^①然此書祇是通論，對沈氏詩論或者格調說與神韻說及性靈說的論述均是點到即止而已。相對來說，另一日本學者鈴木虎雄（1878 - 1963）在1951年出版的一本專著，^②則對格調、神韻與性靈有頗多獨到的見解。

1976年，臺灣的吳宏一從其博士論文《清代詩學研究》中抽出討論沈德潛的部分，以《沈德潛的格調說》為題，刊登於《幼獅月刊》第44卷第3期。^③此文的特点是立論較為清晰，且對沈德潛格調說的後繼者有所介紹。1978年，游國恩在其《居學偶記》之《沈氏德潛〈清詩別裁〉之謬妄》一文中指出沈德潛擅自篡改李來泰〈仲

① 此書的中譯本亦有兩種。一為陳淑女翻譯的《清代文學評論史》，由臺灣開明書店於1969年出版；另一譯本由內地的楊鐵嬰所譯，於1988年由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② 鈴木虎雄的這本專著（東京：弘文堂書房，昭和二十七年，1951）的中譯本有兩種，除了本篇所引用由洪順隆翻譯、臺灣商務書館於1972年出版的《中國詩論史》外，許總亦翻譯了此書，亦名為《中國詩論史》，由南寧的廣西人民出版社於1989年出版。

③ 吳宏一：《沈德潛的格調說》，《幼獅月刊》，1976年第44卷第3期，第87 - 92頁。